

政工组接：

去年，正当“四人帮”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同志的时候，孙俊奇同志和“刑庭部分革命同志”在院内先后贴出了两张很不寻常的大字报。

这两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涉及到一系列大是大非问题。揭批“四人帮”斗争以来，院内许多同志纷纷要求印发这两张大字报，以便联系实际，推动我院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群众运动深入开展。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好的，现将这两张大字报印发给大家。

1977年4月11日

江华院长追随邓小平大刮

右倾翻案风的罪行必须清算！

现将江华院长1975年3月31日主持的一次学习会议的记录和江华院长部分言论抄录如下。为了解毒，略加一点按语。

批判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以来，江华院长只是在今年3月31日的一次批判会上作了十三分钟的“批判发言”，其中仅有一句提到：邓小平的影响在我院也有，也讲了“三项指示为纲”。从此江华院长，便算完事大吉，对邓小平的罪行不批不揭，不积极领导运动，更不接近群众。使群众大失所望。由于江华院长身居要职，他这种拖延蒙混的态度，对我院的运动，不能不产生严重影响。

江华院长所以如此，原因就是他跟邓小平走的太深，右倾翻案风太嚣张了，因而“积重难返”，立场难以转变。下面两个材料，虽然只是就目前所知，绝非江华院长到院后的全部言行。但也足以说明问题。你看，江华院长到高院后的所作所为，不就是唯邓小平的旨意是遵，怀着满腔仇恨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革命群众进行翻案算账的吗？他把文化大革命攻击得一团漆黑，全盘否定；他影射咒骂革命群众是“恶霸”，扬言要群众“还账”；他点名道姓肆无忌惮地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丧心病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仇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极力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大力推行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妄图篡改人民法院是无产

阶级专政工具之一的阶级内容。……一言以蔽之，江华院长到高院的中心目标，就是按照邓小平的旨意，反攻倒算，就是搞复辟。

江华院长右倾翻案风的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坚决批判，以消除其影响，推动我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深入发展。我们仍然希望江华院长能够赶快真正的转变立场，真心实意的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带头揭邓，带头批邓，带头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希望江华院长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改正错误。我们不能允许江华院长瞒上压下。我们强烈要求把全部大字报上报中央。

刑庭部分革命同志

1976年6月30日

(一) 一九七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江华院长主持下

支书、宣委学习会的记录

〔说明：公布记录全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江院长讲话的来龙去脉看得清楚，以避断章取意之嫌。对于个别实在不象样的问题，当然也就非说几句不能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了。〕

江华：从八大司令员调动后，毛主席的三条指示要联系起来看，不能割裂。①关于学习专政理论；②安定团结；③搞好经济建设。这三条天天学，但不要孤立学。光搞专政不搞建设，不讲团结安定，这怎么行？徐州顾秉华，是技术员，家中是个大地主，本人是大学生。这种人在我们队伍中不少，搞破坏，他是徐州的，派人去温州联系，为什么？湖北为什么出了“马列主义劳动党”？湖北、四川也有联系。落实政策问题要搞清楚。掌握政策要稳，不管你那一个。谭震林在长沙病危。现在落实政策很多不注意。徐州把顾秉华抓起来了“516”一风吹。因为他搞到铁路上了，把老工人称作“老国民党员”，“老日本特务”，老人思想保守，有毛病，年青人也有毛病。“516”法院有没有？△△△是后台，△△△后台都不是了，还有什么前台？既然没有、不是，那就应宣布一风吹，不敢宣布，怎么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副院长，你怎么样？

〔按：江院长这段开场的话虽不太多，倒是开门见山，一下子就提出了他的指导思想，即：对“三项指示为纲”，要“天天学”，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总搞，要“一风吹”，要翻案，要算账。这是江院长到职后，第一次全面“亮相”。从此，群众对庐山真貌，也就越来越清楚了！〕

△△△：我也沾了边，只是没搞我就是了。

〔按：“沾边了”，当然是说沾了“516”的边，受了审查。邓小平的还乡团成员争当走资派，而这位领导此时此刻却要争当“516”，岂不发人深思！〕

江华：要公开宣布，承认错了。你搞错了还是革命路线？有错必纠嘛！

丁丁：说公开宣布，就否定了大方向。

江华：什么大方向！在林彪路线影响下搞“516”，搞错了就应承认，有“516”就搞“516”，没有，就搞错了，这怎么叫方向？不对头嘛！徐州这两个问题搞错了，“516”公开宣布了，煤、铁路就上去了。现在说资产阶级法权，说有人存款多。存款多怎么样？你让他取出来买东西、那不扰乱市场吗？他自己的钱，又不是偷的！他自己省吃俭用，把钱存起来，又不剥削别人！

〔按：先刮一风吹，然后再当算账派，是复辟派的惯技。这里也绝无例外。谁不知道“清队”工作是党中央布置和领导的，却攻击是林彪路线，全都错了，还有什么大方向。这样，当然就得赶快承认错误，还不一风吹！还不由我算账！江院长题一转，又俨然以一付经济权威的口气，警告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会扰乱市场，“把钱存起来，又不剥削别人”。多么理直气壮！请问，你的钱是那里来的，谁给你的，它反映你的劳动价值吗？！再问，你家里做被褥，高级家俱，甚至连给你孙子做小孩床、桌椅等都用机关的钱购买制作，这又是不是剥削？这是不是偷？〕

丁丁：存起来对国家有利！

△△△：我们这儿的问题在座的有△△△……

丁丁：何止一个，多的很！

△△△：立专案的十一个。

江华：你呢？

△△△：我是烧到的，不知搞我什么东西。

〔按：既不知搞你什么东西，为何便草率地争当“516”？〕

建立专案审查的有△△△、△△△、没宣布，我有责任。

江华：支部应管。

丁丁：不是支部搞的。

△△△：在干校是一连二连。

△△△：就是在支部宣布，必会有人不同意。

丁丁：江院长没来，连落实政策也不敢讲。

△△△：刚才江院长说的，没有“516”你搞错了，方向对什么。这话是不敢讲的。

〔按：公安部核心小组受中央委托代管高法院的运动时，1974年曾对我院有关落实政策的问题，做过明确指示。对此，是否反攻掉了，不算数了？奇怪的是，在你们咀里，群众却成了落实政策的阻力，以致，要不是江院长这位救世主来了，似乎高院真有点不堪设想了。关键是你门要以落实政策之名搞什么？群众反对的是什么？既然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你们又为什么不敢讲？你们“不敢讲”的心情，与胡风们的怕录音，何期相似乃尔！难怪江院长曾部署要对群众“保密”，原来你们深感心虚，怕见天日！〕

丁丁：捏造的材料，都塞到档案去了。

△△△：没有放到档案里。

丁丁：我看了△△△的材料，把△△△的……

△△△：让你看档案，是为了让你了解情况……

〔按：请注意，他们在得意之中，暴露了一个主要内幕。大家都

知道人事档案非经正当的组织手续，是不能随便调阅的。你们为什么要私下调阅人事档案？经过什么组织手续？何人批准？你们都偷看了那些人的档案？你们串通一气，要了解什么情况？想干什么？同志们，警惕啊！对这个问题必须弄个水落石出！]

江华：你们档案材料没我多，我是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的了，连美国图书馆都有我的名字……，不要怕，什么否定文化大革命成就，你问他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成就？挖出两个司令部是伟大成就，那里破坏生产你为什么不管？当然，对我们每个人文化大革命教育很大，至于群众的批评，不要去计较，百分之九十五不对，只有百分之五对，也要考虑。你不要怕，经过文化大革命就害怕了？好象看书，蛇又来了？现在有人讲话拿稿子念，小平同志说丢掉，丢掉！还有人当二排议员。

[按：你看，江院长拚老命了，连总后台邓小平也搬出来撑腰打气，用以刺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干劲，煽动反攻倒算。但是，狂犬吠日，文化大革命的光芒又岂能由你们抵毁得了？且不说别的，仅就群众敢于造走资派的反，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之一！群众的批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错的吗？我们希望你们反批评，拿出事实来公开辩论！]

△△△：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点小付作用。

江华：二十多年我们的成就很大，但有支流，有见不得人的一面，所以讲一分为二。刚才丁丁同志说，有人不承认，不承认就是形而上学。林彪说他从娘肚子里带来的脑袋。

[按：那种不见事实，不相信群众，乱说一通的大官老爷，不正是相信从娘肚子里带来了好脑袋嘛！]

丁丁：一说缺点，就是否定军管。

江华：批评某个人为什么不行？一批评就说你“反对领导”，为什么批评不得？我们党章上写了的嘛！可以对任何人批评嘛！过去中国皇帝批评不得，这种影响，对中国很严重。林彪搞的，对军管不好说。

〔按：这种含沙射影的攻击，同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反革命暴徒的语言，有什么区别？〕

△△：军管缺点很多嘛！一说就是否定军管？

江华：“毁我长城”，我说我不是打倒解放军，是打倒共产党，如果那样的共产党该打倒。

〔按：请看，江院长又拜葛佩琦为师了，竟然狂叫要“打倒共产党”！〕

△△△：△△△写的，说是反革命，最后看不是，写的方向不一致，满篇乱涂。

〔按：身为领导，不能彼一时，此一时，当时你是怎么说的？〕

江华：专政是个长期任务，很艰巨。美国历届共产党都有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日本也是，都有特务人员，朝鲜“8 15”解放，七十多个党派，都受日本特务机关控制。……法院下边办案子同别的勾结，我还不太清楚。

△△△：有。

江华：利用职权这还是看得见的，不是看不见摸不着。辽宁马文元，山东李文元。马文元奸污下乡女知识青年，利用职权违法乱纪。这种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要依靠群众，对群众，我们说群众路线，这是空的，要靠支部。河南在进行路线教育、纪律教育，这很重要。一些新党员不懂的，只知道“造反”要教育。丁丁同志刚才说的那个敢讲，这儿又有纪律问题。张爱萍同志前天放个大炮。

派头跳梁小丑，尽管跳，不怕贴大字报。你把技术员搞走了，弄些说空话的有什么用？

〔按：他这一番话虽然说的迂回曲折，但中心还是不难看出。就是说不依靠技术员依靠群众是空话，还是邓小平依靠群众是相对的翻版。提到路线教育，不管对新党员、老党员都是为了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准走资派还在走，就是要知道造走资派的反，就是不当驯服工具。〕

丁丁：我昨天听说七机部多数人拥护。

〔按：消息还真灵通！不过你串联来的这些小道消息恐怕不大可靠吧！〕

江华：关了几年就大胆了，不怕了。△△△关了没有？

〔按：极尽煽动之能事〕

△△△：……

江华：丁丁呢？

丁丁：我也专了一段。

〔按：这是当众撒谎！群众都是见证人！只不过是“整党”时，由于你提出的介绍人都不知道介绍过你入党，因而审查了你入党的问题，当时，你行动自由，还是整党临时小组长，又怎么专的政？过去你不是攻击：“五七年反右（派）后，民主很差”，“弄得人人自危……”；

“五九年整风看来付作用是主要的”，“党内斗争这样，我在高院才看到”，“司法工作一脚在法院，一脚在监狱”吗？文化大革命打破了提你当第一付庭长的任命，审查了你的问题，因而对运动、对群众，你怀恨于心，仇视于貌。你打击报复造谣生事，抄传反革命“51号文件”。你直接向江院长诬告别人搞“派性”。现在你又来不惜扯谎攻击，以求适应江院长“关了几年就大胆了”的搜罗“逸民”的标准，

充当江院长在高法院举逸民的样板。〕

江华：没关胆子就小一些，你们支部领导要敢说话。

〔按：“敢说话”就是鼓动敢翻案，敢反攻倒算。〕

△△△：几年来养成了谨小慎微，不敢说话。

丁丁：刚才说的案子，我先办一段，后不给办了，大概怕我右。

江华：右就右，没右就没左。

〔按：多棒的翻案后台，气焰之盛，颇有点“江田岛精神”！

至此，都清楚了，江院长主持的这个会，名之曰学习会，而就其内容说，究竟是个啥会？还是由群众评议吧！〕

（二）江华院长部分言论摘录

1975年3月14日在支书、宣委学习会上，江华院长说：

“……天天喊形势大好，去年的工业形势很不好，不要新八股，不加分析的喊大好。什么大好？国内政治形势大好？去年铁路完不成计划，你说它大好？我看我们法院的一些文件，也有这个形势大好。又不是你对外宾去谈话，说国内形势大好，你是对院内报告，讲那些干什么！”

1975年6月3日去厦门的工作组汇报当地学习理论的情况，讲到联系实际时，江院长插话说：“要落实政策，这几年来心情不舒畅。鞍钢有十八万人，有十六万人心情不舒畅，生产怎么上去？我们法院有没有？”“你一搞生产，他就说这是唯生产力论。不联系实际不行的，不要讲的好听，不联系实际是空的，这种经验是空的有什么用？”

〔按：历来的复辟派搞倒退，都是先把形势攻击一通，制造今不如昔的论调，为他们开倒车服务。江院长也不例外，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在他咀里完全是漆黑一团，谁敢说形势大好，就是“新八

股”，居然不准法院的文件讲形势大好。他就是以此攻击文化大革命搞糟了，为他搞翻案活动鸣锣开道。〕

1975年4月4日下午，去广东的工作组汇报工作，谈到有关外逃案件时，江院长插话：“香港也是我们的。他为什么外逃？你多搞点粮食他就不外逃了嘛！你没有饭吃，没钱花，也不搞付业，他不逃？对战犯是来去自由给路费，对外逃的，我看可以采取这个政策”。

〔按：请看，这象最高法院院长说的话吗？象他说的，人民法院岂不成了外逃犯的招待所了吗？这不是和苏修叛徒集团是一个调子吗？〕

1975年6月9日上午江院长在给读书班讲国内形势时说：“为什么1800万吨钢上下徘徊，为什么这样？鞍钢市委书记是哈工大的学生。当然我不是说他不行，干劲是有的，看他是怎么干法。钢铁怎么上去？军管最近才撤出去。”

〔按：听话听音。这里无非还是说：文化大革命搞糟了，又是军管，又是青年人当了市委书记，生产怎么能上去？很有点不平，很有点舍我其谁的意思，似乎还有一肚子话没说出来。如果江院长对鞍钢有过调查，对加速生产有什么高论，不妨都说出来，何必这么遮遮掩掩？〕

1975年7月14日上午，在读书班当有人谈到批林批孔运动时，江院长插话说：“一月二十五，辛辛苦苦，放了几个屁，掉队又落伍。”

〔按：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央领导同志主持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并讲了话。江院长这样仇恨，这样恶毒攻击，是为什么？矛头是对谁？这首反动打油诗，是江院长自己创作，还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向公安机关报案追查！〕

1975年8月30日，在各单位行政负责人和支委会议上传达

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精神时，江院长插话说：“在秦皇岛市法院，我一进门，他们就给我介绍一位21岁的女同志说：这是我们的接班人。我对他们说：毛主席的接班人五条里那有年青这一条？”

“一提接班人，就是年青的好。有人说三十几岁的比四十几岁的好，二十几岁的比三十几岁的好，十几岁的比二十几岁的好，几岁的比十几岁的好，没生出来的不是更好！？”

〔按：毛主席关于老中青三结合的指示与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五条标准，难道是互相矛盾的吗？这种恶毒的语言不是充分反映出一个复辟狂对革命新生事物的仇视吗？〕

1975年3月21日，在支书、宣委学习会上，江院长说：“有人在外宾面前都吹‘我们是造反派’，那么其他人是什么人呢？怎么这么狂呢？有人点的好，我们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是造反派。”

〔按：遗憾的是，在革命的新阶段，你是什么派？〕

1975年7月4日上午，当政工组某负责人在读书班上攻击“清队”“清查516”，说群众动辄就说被审查的人不交待问题态度不好时，江院长插话说：“要总结经验教训，别人不同意，态度不好，那么你斗别人，这算态度好？这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搞这种小动作的人，我们要组织批判。”

〔按：这是地道的还乡团口气，公开的反攻倒算！至于说到总结教训，革命群众是会在路线斗争中受到锻炼，更无情地与还乡团们斗争的！〕

江华院长还说：“一说就是要正确对待，没有整他！如果整了他，看你能不能正确对待！”“我来最高法院，就是准备犯错误的！”

〔按：真好比邓小平腰上拴的布娃娃！邓小平叫喊‘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现在果然起不来了，你准备犯错误，现在不也是如

坐针毡吗？]

1975年6月19日上午，在读书班有人介绍江院长来院之前的情况时，江院长插话说：“算旧账看情况，对那些坏头头，你不算行吗？他不改当然要算。”

〔按：这里所说的“改”，说穿了，就是妄图叫革命群众对文化大革命表示忏悔，表示有“沉痛的教训”，就是向走资派投降，改到江院长的路子上去，广大革命群众可不是那种断了脊梁骨的哈巴狗，任你算账好了。〕

1975年4月18日在支书、宣委学习会上江院长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嘛！文化大革命中，父母受审查，无不牵连子女也受审查，各人有各人的账嘛！查三代，马克思父亲是律师，恩格斯是资本家，没有他这个资本家，马克思就艰难了。”

〔按：党中央早已明确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你却硬是闭着眼睛进行攻击。没想到在马克思以后一百多年的今天，居然又有人称赞资本家对革命有贡献。这种论调还是和刘少奇攀谈吧！〕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七日在支书、宣委学习会上江院长说：“山东那个案子……（TT插：还没有宣判，只是省委批了，就游斗，说是省委批死刑，立即执行）这有什么！文化大革命的一套！说明还没懂得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套作法！造舆论也是阶级斗争？”

当有人提到对走后门之类最好搞个运动，类似“三反”、“五反”的运动时，江院长又说：“不能运动万能论，……要说运动，文化大革命还不是运动？要搞照样搞。有些军代表搞的还是五几年的错误。当然三支两军方向是对的。”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学习会上，江院长又说：“山东有的地方抓了人就游斗，不管划什么，定什么性，先游斗再说。这就是怕人家找公

安，法院，你的，别找我的事，管你原告，被告，进衙门先各打四十板。我看这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作法。”

〔按：全国人民都在高呼：文化大革命好得很！然而在江院长的眼里，文化大革命却是罪莫大焉，他把工作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归罪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试问，运动前你在主持浙江省委工作时，那里也出现过错判、错杀案件，难道也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吗？〕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在支书、宣委学习会上江院长说：“要读原著，其他文章可看可不看，毕竟不是马克思、毛主席嘛！当然也有毛泽东思想，还是看原著”。“上海万人大会批经验主义，我们主要敌人是修正主义嘛！把经验主义批得灰溜溜的，还不是你《人民日报》宣传的！讲法权，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找个公务员照顾，说有资产阶级法权。山东……学理论，把自留地吹了。有个付庭长卖房子，赚了钱，还是共产党员，他说：这不是买卖，……自留地变了质。法权怎么看，越学越糊涂，……根据经验去理解，把局部经验上升为理论，才是经验主义。否则，有经验就是经验主义？读点书就是教条主义。正象新疆说的，跟谁就是山头，跟谁就是贼船，到底怎么办？

〔按：这一番话，虽然在东拉西扯，可不是打摆子的臆语，他的中心意思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矛头对准党中央。他的矛头所指不是昭然若揭吗？《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报纸，难道不能宣传党的路线吗？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毛主席的指示，你怎么糊涂的？你的“山头”、“贼船”之说，又是什么意思？就说这些言论，如果给戴上一顶反党分子帽子，你说合适不合适？！〕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在支书、宣委学习会上江院长说：“开什么会先学一天，这叫做政治挂了帅？是形式主义，不如不学？”林

彪流毒到处都有，什么主席指示不过夜，过夜怎么办？态度问题，什么都是态度问题！”

〔按：这是借题发挥！〕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在学习会上江院长说：“现在一说我是造反派，你把我怎么样？拍桌子，瞪眼睛就是造反派，把玻璃打碎，还说是革命行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可以提出来，怎么能打呢？怎么能不上班呢？现在的造反派不是原来的造反派了，……对现在有两派的地方要分析分析，你不是造反派，是打着旗号想发洋财的，是权迷心窍的，我们法院同志也是造反派，已有名了，现在又不了解情况，本单位的好说，外面不了解。他造反唯我独革，别人都不革命，只他革命，是左派。这本身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按：这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充分反映出走资派至今仍然对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群众的革命行动心有余悸！要分析吗？好，那些在革命中大捞了一把，死抱着资产阶级法权，养尊处优，封子阴孙，视群众如粪土，才正是发洋财的，权迷心窍的，反对革命的党内资产阶级，对此，不知江院长分析过没有？至于口口声声派长派短，这种挑动是不济事的。派是阶级的一翼。说穿了吧，在复杂，曲折而又严峻的路线斗争中，情况不断变化，那里还有什么孤立的个人之争！〕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在支书、宣委学习会上江院长突然说：“南京大学钟志民反对走后门，回公社插队，宣传了几天，不宣传了，为什么？他的动机不纯，名利双收”。

〔按：巧得很，就在此话以后不几天，各个报纸又大量报道了钟志民的事迹。这对那些从自己动机不纯妄测，抵毁新生事物的怪论制造者，不啻是响亮地掌咀〕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在支书、宣委学习会上，当有人讲到江苏江阴县华西大队赛诗会时，江院长愤愤地说：“我是老保守，甚至封建主义，五八年什么地方说写了诗，我就不去，我不相信。中国文化有进步，但就这么几年，会提得那么高？我不相信。农民的顺口溜是很朴素的，搞出来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东西。”

〔按：邓小平攻击小靳庄，你则不相信农民做诗。这“保守”是由于你顽固的偏见所致。〕

1975年7月7日江华院长在学习班上大讲：“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是互相联系的整体，不能分割，不能丢掉任何一句……”

1975年10月29日下午，江华院长在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座谈会上（当时在京开释放战犯工作会议）讲话说：

“我认为，人民法院应把法制宣传列为第一位，积极开展这项工作。”

〔按：作为专政工具的人民法院不强调搞阶级斗争，而把法制宣传放在首位，这是文化大革命早已批判了的修正主义观点。这也是把“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贯彻到法院工作的具体例证。这与江华院长叫法院当作外逃犯招待所的思想是一致的。在江华院长的主持下，究竟想把人民法院引向何方？！〕

1975年5月30日上午，在一次会议上，当谈到“几个好人夹一个坏人”时，有人说这是毛主席讲话。江华院长却说：“不要去管他。主席说的也是针对那个时期情况说的。我们不要这样提。”

〔按：毛泽东思想过时的论调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早就批臭了，你却至今坚持不改，可谓是顽固不化！〕

1975年3月26日在支书、宣委学习会上，江华院长说：

“我们学习一个月了。我今天说句老实话，要解决法院的问题，不解决法院的问题不撒手……要解决什么问题？无非是这个山头，那个山头，我不相信法院就没有问题。丁丁同志，你看好不好？（丁丁答好）”

〔按：江华院长曾讲过最高法院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派性。现在公开讲了，不解决这个问题决不撒手，而且还有廖廖的回音。那么，江华院长“派性”葫芦里是什么药？请同志们注意。〕

1975年6月的一天，读书班上有人谈到武钢的情况时，江华院长插话：

“安排老干部时，就说你是复辟，是倒退，这就是派性。就是要斗争，不斗争是不行的。”

〔按：这葫芦里的药就是，派性者，安排老干部的阻力也。需要说清楚的是，安排革命的老干部，群众怎么能阻挡，又以什么理由说是复辟，倒退？江华院长讲的老干部就是指对文化大革命心怀不满的，象他自己那样的“老干部”。江华院长要解决，要斗争的派性，就是反对他的举逸民的组织路线。〕

1975年7月7日在学习班上江华院长说：

“资产阶级派性是潜伏着的。比如一碰到人事问题，就感到有问题，不那么顺畅，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克服这种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没有用。”又说，“包括坚决与派性作斗争在内，这里有一个老虎屁股敢摸不敢摸的问题。要敢摸，我支持，要有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精神。管你土皇帝也好，恶霸地主也好，封建王侯也好，老虎屁股要摸。”又说，“要与派性作斗争，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看到一定时候，总有人要哭脸的。早

改早好，迟改不好，有账就要还。”

〔按：说的不错，“一碰到人事问题就感到有问题”。你举逸民，群众就必然要抵制嘛！怎么会“顺畅”呢？至于什么“恶霸地主”、“土皇帝”等一类帽子，是扣不到群众头上的。那些仗恃邓小平的权势，要革命群众“还账”、“哭脸”的，反攻倒算的走资派才是真正的恶霸、土皇帝呢？你不是曾经在一个单位里围剿过革命群众吗？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将开始了，你才急忙刹车的吗？这不用我们提醒，你也不会忘记吧？〕

1975年7月4日上午在读书班，当政工组某负责人攻击批林批孔，说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安排干部是复辟，是复旧时，江华院长插话说：

“老工人、老干部没有什么问题的，要出来工作，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对于这些喊口号的人要进行教育。”“你不认真落实政策，怎么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工作怎么搞得上去呢。民主与集中，我认为民主是形式，主要是集中。”

〔按：我们核对了一下，江华院长这里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就是邓小平的讲话精神。〕

1975年3月26日在学习会上，江华院长说：

“你说缺点错误，谁没有缺点错误？我们在座的有什么缺点错误？即使涉及路线问题也是跟着走的，不是独创的。林彪出来也还不是跟着走？认识问题，还有执行问题，（丁丁插话：有人抓别人辫子。）

〔按：这是用路线斗争不可知论来为自己辩解。你跟邓小平一起搞反攻倒算也只是认识问题吗？至于辫子，不是别人抓出来的，是原来就在你们的头上盘着，你们自己甩出来的。〕

1975年4月20日在支书、宣委学习会上，江华院长说：

“现在我们听到，最近银行存款减少了。为什么？不仅不存，还要提。有人说话嘛，还要人搞化整为零。我们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但存款是合法的。不能什么都批，我们法院不能开这个例。有人说一万元，这矛盾怎么办？说，啊呀，交国家算了……，法权，法权，今天不能改，只能限制。我们法院同志学了，思想上要提高，不要人家一喊就赶，更不要赶到前面去，革命不分先后嘛？”

1975年4月16日在学习会上，当有人提到资产阶级法权表现那些方面，有没有无产阶级法权时，江华院长说：

“有，肯定有。有资产阶级的，怎么没有无产阶级的？抓住资产阶级法权的本质，不管你形式怎么样。不论谁的文章，张春桥的也好，谁的也好，你要研究现实，我们现实的物质基础存在着这么一些，不能离开现实。”

1975年10月27日在各单位行政临时负责人和支委会上，江华院长说：

“一说批资产阶级法权，自留地就收回，存款利息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这怎么行？（△△△插话：有人在总政讲过取消继承权，我们去云南时看到过正式文件的。）你敢讲，你胆子大。我不敢讲。看来是马列主义，实际不是马列主义。”

〔按：“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你看，这不是一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暴跳如雷了吗？什么“不能什么都批”，法院“更不要赶到前面去”，“不是马列主义”，甚至把邓小平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物质基础论”也搬了出来。总之，在江华院长看来，资产阶级法权不能限制，这是命根子没有它就失去了一切。这不正好说明“走资派还在走”吗？〕